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 新刊履齋示兒編

(宋)孫奕 撰 唐子恒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 新刊履齋示兒編

(宋)孫奕 撰 唐子恒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新刊履齋示兒編 /（南宋）孫奕撰；唐子恒點校。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10  
（子海精華編 / 王承略主編）  
ISBN 978-7-5506-2667-6

I. ①新… II. ①孫… ②唐… III. ①筆記—作品集  
—中國—南宋 IV. ①K245.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45834號

|       |                                                         |
|-------|---------------------------------------------------------|
| 書名    | 新刊履齋示兒編                                                 |
| 著者    | （南宋）孫奕 撰 唐子恒 點校                                         |
| 責任編輯  | 林日波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br>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a href="http://www.fhcbs.com">http://www.fhcbs.com</a>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南通印刷總廠有限公司<br>南通市通州經濟開發區朝霞路180號，郵編：226300               |
| 開本    | 890×1240毫米 1/32                                         |
| 印張    | 11.25                                                   |
| 字數    | 234千字                                                   |
| 版次    |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667-6                                  |
| 定價    | 75.00圓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3-80237871）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

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成果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

《子海精華編》

工作委員會

主 任：樊麗明 孫守剛  
副 主 任：李建軍 胡金焱 張建康 周 斌  
委 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飛 王君松 王學典 方 輝 巴金文 邢占軍  
杜 福 李平生 李劍峰 余江濤 孫鳳收 陳宏偉  
劉丕平 劉洪渭

編纂委員會

學術顧問：安平秋 周勛初 葉國良 林慶彰 池田知久  
總 編 纂：鄭傑文(首席專家) 王培源  
副總編纂：王承略 劉心明  
委 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瑋 王 震 王小婷 王國良 李 梅 李士彪  
李玉清 何 永 宋開玉 苗 菁 林日波 郝潤華  
姜 濤 姜小青 馬慶洲 秦躍宇 高海安 陳元峰  
黃懷信 張 兵 張曉生 單承彬 蔡先金 漆永祥  
鄧駿捷 蘭 翠 竇秀豔  
審稿專家：周立昇 鄭慶篤 王洲明 吳慶峰 林開甲 張崇琛  
唐子恒 徐有富 晁岳佩  
執行主編：王承略 聶濟冬

執行編纂(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成厚 王 娜 尹思琦 曲娟娟 李 兵 宋恩來

苗 露 柏 雲 柳湘瑜 張雨霏 賈 兵 蘇運蕾

編 務: 張 櫻 劉 端 孫紅苑 沈 虎

本書審稿專家: 林開甲

## 《子海精華編》出版說明

“子海”，即“子書淵海”的簡稱。“《子海》整理與研究”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該課題分《珍本編》、《精華編》、《研究編》、《翻譯編》四個版塊，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研究和譯介，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

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子海》整理與研究”，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 30 年之力陸續做成的《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的基礎上，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課題立項後，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財政部、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學界同仁踴躍參與。《精華編》的整理研究團隊近 200 人，來自海內外 48 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組織管理上，《精華編》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新機制，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

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中國古代子部典籍，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其中，無論是宏篇大論，還是叢殘小語，都激蕩

著歷史的聲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構成中國古代思想、藝術、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精華編》通過對子部最優秀的典籍的整理，一方面擷英取粹，為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另一方面以古鑒今，為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并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

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參照官私目錄的分類與著錄，《精華編》選取先秦諸子、儒學、兵家、法家、農家、醫家、曆算、術數、藝術、雜家、小說家、譜錄、釋道、類書等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編為目錄，作為整理的依據，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為統一體例，便於工作，《精華編》編有詳細的《整理細則》，并有簡明的《整理要則》，供整理者遵循使用。

《精華編》整理原則是，對每種子書的整理，突出學術性、資料性和創新性，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推出更具參考價值、更方便閱讀的整理文本。所採用的整理方式，大體有三種：一、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採用標點、校勘的方式整理；二、前人曾經標點、校勘者，或採用抽換更好或別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或採用集校、集注的方式整理，或採用校箋、疏證的方式整理，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三、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則採用集注、彙評、補正等方式整理。

《精華編》採用五次校審、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即：一、初校全稿。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博研究生，修改文稿錯別字，規範異體字，調整格式，發現并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二、初審文稿。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并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三、匿名評審。

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全面進行學術把關，消滅硬傷，寫出審稿意見。四、修改文稿。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給整理者。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做出新文稿。五、終審文稿。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後，總編纂作最後的學術質量把關。五步程序完成後，將文稿交付出版社。

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爲了保證學術質量，提高整理水平，減少錯訛硬傷。但校書如掃塵埃落葉，隨掃隨有，《精華編》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仍難免有錯，懇請方家不吝指教。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

## 整理說明

《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南宋孫奕撰。

孫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及歷官已不可詳考。日本人近藤元粹所編《螢雪齋叢書》中有孫奕撰《履齋詩說》一卷，四十四條，係自《履齋示兒編》卷九、卷十中輯錄論詩之語而成。此外，《宋史·藝文志一》著錄有“孫季昭《決疑賦》二卷”。

據《示兒編》卷八“作文法”條、卷十“周益公評詩”條所載，孫奕與謝諤（1121—1194）、周必大（1126—1204）有交往，為同時人，應當於宋孝宗、光宗、寧宗時在世。另，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六中曾提到孫奕“寧宗時嘗官侍從”。

《示兒編》卷首孫奕《叙》有云：

余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所望者惟子與孫。然懶惰無匹，聞學褊隘，上不能進之於聖賢之域，下不能引之於利祿之塗，則以平生之末學者示之，是亦使之知學之意也。苟籛無金，教無經，一再世不為君子之歸，可不懼哉？於是攷評經傳，漁獵訓詁，以立總說、經說、文說、

詩說、正誤、雜記、字說，凡七條，大抵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確，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不汝誨也。吾子其懋戒之哉！開禧元祀九月上潘廬陵孫奕書。

可見，《示兒編》成書於寧宗開禧元年（1205），是孫奕為教育子孫而撰寫的一部書稿。

該書除自序外，有“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詩說”共四卷、“正誤”三卷、“雜記”四卷、“字說”六卷。從各部分的標題即可看出，全書涉及面很寬，大凡平日讀書所見所思，有感即發，各部分下隨文立目，分為若干條，或長或短，內容廣泛而龐雜。總體看來，大致可分如下方面：

一、對經史典籍中某些語句含義的闡釋。例如卷二“九官相遜不相遜”條、卷三“六官”條、卷六“斷章取義”條等。

二、對經史典籍篇章體例的看法。例如卷一“經傳引古”條、卷七“史體因革”條等。

三、結合古籍闡發古代典章制度。例如卷一“校庠序皆在鄉”條、卷三“園廛二十而一”條、卷十七“郡國因革”條等。

四、考證史實，對典籍中記載的史事提出不同看法，或指出古籍記錄史事的矛盾。例如卷五“南子”條、卷八“史異文”條、“經史異”條等。

五、指出古籍篇章、詩文的風格，寫作手法上的某些特點或行文的瑕疵。例如卷一“倒文”條、卷三“章句對耦”條、卷八“破題道盡”條、“作文法”條等。

六、對古書文字進行校勘。例如卷二“衍字誤字”條，卷三“脫字”條，卷十“錦宮城”、“韻書脫字”條等。

七、關於古書句讀標點方面的內容。例如卷三“東門之楊”條，卷四“子之哭也壹”條、“聖人之葬人与”條，卷十二“句讀”條等。

八、有關古書文字、音韻、訓詁及字詞使用方面的內容。例如卷一“字訓辯”條、“曾字”條，卷六“少艾”條，卷十八“畫譌”條、“聲譌”條，卷十九“字異而義同”條，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二十三“集字”各條等。

九、其他知識的介紹或闡述。例如卷一“五行先後不同”條，卷三“黃鳥”條，卷十四“地名異”、“地名同”、“年號同”、“姓名同”諸條等。

縱觀全書，可以發現其中不乏精到之處。例如卷四“死曰嬪”條，以《禮記·月令》、《尚書·堯典》、《詩經·大雅·大明》、《周禮·天官·太宰》、《周禮·天官·內宰》、《左傳·昭公三年》、《爾雅·釋親·釋婚姻》等典籍有關內容說明《禮記·曲禮下》中“生曰妻，死曰嬪”的說法不符合事實。

卷九“聲畫押韻貴乎審”條反映出當時流行許多簡字、俗字的事實，卷二十一“集字”條收集了許慎《說文解字》所引經書用字與今本不同的例子，這些都可以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資料。總之，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五·示兒編》所說：“其中字音、字訓，辨別異同，可資考證者居多。”

《示兒編》亦論及古書校勘、句讀問題。例如，今本《禮

記·檀弓下》：“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踴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示兒編》卷四“舞斯下脫六字”條指出：

“舜斯”下脫“蹈矣人悲則斯”六字，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尤，尤斯舜，舜斯蹈矣；人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蓋自喜而至蹈凡六變，自悲而至踊亦六變，所謂“孺子慕”者乃在於此，豈有喜與悲之情混者乎？

其分析合情合理。

《示兒編》論詩文創作亦有獨到之處。孫奕推崇杜甫詩，以之為範例，論詩基本上不涉及詩之思想內容，主要從用字、造句、屬對、修辭等方面對表達技巧加以總結。

例如卷十“出奇”條分析了杜詩中因一字用得好而收到顯著藝術效果的情況，如《漫興九首》之四“二月已破三月來”中的“破”，《曲江二首》之一“一片花飛減却春”中的“減”，等等。還有“倒用一字，尤見工夫”者，如《草堂即事》之“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秋興》之“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等句。

卷十“練字”條分析杜詩練字之工巧，舉例有《春日江村》

之“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等句首字；《北風》之“爽携卑湿地，声拔洞庭湖”等句第二字；《復愁》之“野鶻翻窺草，村船逆上溪”等句第三字，《寫懷》之“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等句尾字，以及《孟冬》之“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匙”等句全句。

對於詩歌中的對仗，作者也多所關注。卷九“假對”、卷十“屬對不拘”諸條均以杜詩為例，指出：“詩律有借對法，苟下字工巧，賢於正格也”；“先生詞源衮衮，不擇地而出，無可無不可，何拘拘譏謔所可議”。卷九“偏枯對”條則列舉杜詩中“以一草木對二草木”、“以一鳥獸對二鳥獸”等所謂“偏枯”的例子，認為是一種瑕疵。

孫奕對科考詩文的作法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如卷八“破題道盡”、“賦須韻韻意全”、“賦貴巧於使事”、“賦以一字見工夫”、卷九“聲畫押韻貴乎審”、“雙音字貴詳審”、卷十“省題詩更須留意”等條均與此有關。除文章做法外，孫奕還對以往文章體例、立意、謀篇布局、語言表達等進行點評。如卷七“史重複”、“文重複”、“祖述文意”等條即是如此。

《示兒編》引書十分豐富，其中有些歷代目錄罕見著錄，其他典籍也很少提及者，或書已亡佚，其他著作又較少引用者，為今天研究古代文獻提供了許多頗有價值的線索。

《示兒編》卷十八“聲譌”、卷二十“字同而音異”、卷二十二“集字二”、卷二十三“集字三”等條對歷代典籍中某些字的音讀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為後人研究宋代語音保存了許多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示兒編》中也有不少失之拘泥或值得商榷之處。《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指出該書缺陷說：

其書雜引衆說，往往曼衍，又徵據既繁，時有筆誤。如“經說”類中以《廣雅》、《博雅》竝言，而皆云張揖作，“詩說”類中以杜甫襲用白居易詩，“雜記”類中謂唐太宗納巢刺王妃為妻嫂，“字說”類中謂《詩》有陳佗，案：陳佗之名見於《詩序》，突以為《詩》則非。皆失於考訂。以至“荆舒是懲”句，“經說”類中反覆論僖公無此事，故孟子歸之周公，“正誤”類中又謂僖公之事，孟子誤以為周公。王安石《字說》“霸”字條下，稱其學務穿鑿無定論。“藝苑雌黃”一條，又稱“熙、豐間定有成書，是正舛謬，學者不能深考，類以穿鑿嗤之”，亦間或自相矛盾。“文說”類中契丹空紙祭文一事，尤委巷不根之談。其“經說”類中於“竊比老彭”訓“彭”為“旁”，於“黽勉從事”訓“黽”為“蛙”，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深取之，實亦附會之論。

《示兒編》對一些具體字詞、語句的解釋存在瑕疵。例如：

“黽勉”、“鬱陶”、“猶豫”等均為連綿字，而卷三“黽勉”條、卷六“鬱陶”條則把這樣的詞分開解釋，不可據信。

又如，“景行”一詞出於《詩經·小雅·車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行”讀如“形”，“景行”義為“高尚之德行”。一說：“景行，大道也。”後世典籍對這兩條意義都有使用。後來，由於《車輦》詩句，使“景行”一詞產生了仰慕義，還產生了

“景仰”一詞，而且“景”也有了仰慕義。這些都是由於出典以及詞語在輾轉使用中因組合關係的作用使詞義發展演變的結果。而《示兒編》卷六“景行”條的論述則過於拘泥，且對“景”的景仰義視而不見。還有，卷二十二“字說”部分“集字二”條，作者所攻擊的“俗書”多是古今字孳乳的結果。這些內容都說明作者還不能客觀公正地看待詞義、漢字的發展變化。

卷七“擬聖作經”條則指責《小爾雅》、《廣雅》為擬《爾雅》之作，是“其僭之尤者”。卷七“史體因革”條則對司馬遷《史記》中關於項羽、陳勝、吳廣的處理方式表達了不同意見，認為“司馬遷躋項羽於紀，與帝王並，則失史體”；“諸侯稍卑，當別於天子，故稱世家，然陳勝、吳廣起自群盜”，不當列入世家。這些都說明季昭作為宋儒，其歷史局限性是很明顯的。

在古書斷句、篇章修辭方面，《示兒編》也有些值得商榷之處。卷四“子之哭也壹”條的斷句不合情理，恐難令人信服。卷七“史重複”條說“小白”、“桓公”重複，“承舛襲譌”條批評“絲竹”、“管絃”重複，是不諳作詩行文的語句節奏及駢文對仗之道。卷十三“赦書弱水”條指責“赦書一日行萬里”為“無乃太遠乎”，又指責“弱水三萬里”為“無乃太近乎”，這說明作者不懂誇張。

總之，作為眾多宋代筆記中的一種，《示兒編》所論涉及面很廣，“辯經傳之同異，核文辭之是非；詩之評，字之正，人物之綺談，奇聞奧旨，靡所不載”（學禮堂本《新刊履齋示兒編》胡楷題誌），內容豐富但也失於蕪雜。書中不乏獨特新奇

的見解，也時見值得商榷之處。

《示兒編》原有宋刻本，今已不存。現在可見的版本，根據前人的總結，主要有如下數種：

一、元劉氏學禮堂刻本。為現存最早的版本，題為“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前有孫奕開禧元祀（1205）自序，目錄後有胡楷宋嘉定癸未（十六年，1223）所作題誌。《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中華再造善本》均據此本影印。

二、明萬曆年間潘膺祉如韋館刻本。係據明焦竑所藏抄本刻印，題為《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前有孫奕自序，下有“新安如韋館藏版”七字，又有李維楨、潘膺祉萬曆丁巳（四十五年，1617）題辭。

三、明雪晴齋抄本。題為《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清彭元瑞校勘並作跋文。

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題為《示兒編》，二十三卷。

五、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題為《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此本係以明潘膺祉如韋館刻本為底本整理刻印，經盧文弨、孫志祖、徐鯤、錢馥、顧廣圻等校勘整理。目錄前有潘膺祉《舊刻示兒編題辭》，繼有貝墉嘉慶庚午（十五年，1810）《重刻履齋示兒編序》及孫奕自序。書末附錄依次為：元刻本胡楷題誌、顧廣圻《履齋示兒編辛未年重校補》、鮑廷博附識、顧廣圻《示兒編覆校宋本條錄》、鮑廷博嘉慶十五年跋等。

此外，中華書局 2014 年出版了復旦大學侯體健副教授的點校本。